

A Study on the Semantic Evolution in the Lexicaliza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Verb-Noun Compound Adjectives

LI Muyang LUO Siming

Ningbo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ly 31,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LI Muyang & LUO Siming. (2026). A Study on the Semantic Evolution in the Lexicaliza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Verb-Noun Compound Adjectiv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3), 167–17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18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18>

The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Project “A Diachronic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yntactic-Semantic Interac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Compound Adjectives” (No. 23BY106).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pai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semantic evolution pathways involved in the lexicalization of verb-noun compound adjectiv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Based on Construction Grammar theory and corpus data, this study conducts a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verb-noun compound adjectives, focusing on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internal constituents, overall semantic categories, and constructional evolution pathway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hinese and English verb-noun compound adjectives both originate from the *Action-Patient* construction and undergo semantic restructur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lexicalizatio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observed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n terms of constituent selection and overall semantic development. Chinese tends to favor the integration of *weak verbs + abstract nouns*, with evaluative meanings dominating the overall semantics. English, by contrast, shows a preferenc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strong verbs + concrete nouns*, with physical-attribute meanings prevailing and more evident traces of the original action events retained.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two languages and their constructional evolution pathways exert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emantic formation of verb-noun compound adjectives.

Keywords: verb-noun compound adjectives; Construction Grammar; lexicalization; semantic change; Chinese-English comparis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LI Muyang is a master’s student at Ningbo University, majoring in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hinese-English contrastive studies. E-mail: 430639114@qq.com. LUO Siming (1970–) is a native of Taihu, Anhui Province, China. He holds a PhD and is a professor at Ningbo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hinese-English comparative studies, bilingual lexicography, and 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E-mail: 910428781@qq.com.



漢英『動名複合形容詞』詞匯化中的語義演變研究

李沐陽 羅思明

寧波大學

摘要：現有相關研究缺乏對『動名複合形容詞』詞匯化中的語義演變路徑的漢英對比考察。本文基於構式語法理論和語料庫數據，對漢英『動名複合形容詞』進行共時與歷時對比研究，重點考察其內部構件語義特征、整體語義類型及構式演化路徑。研究發現，漢英『動名複合形容詞』均源於『動作+受事』構式，並在詞匯化過程中發生語義重組。漢英在構件選擇與整體語義上存在明顯差異：漢語傾向於『弱勢動詞+抽象名詞』整合，整體語義以評價義為主；英語則偏向『強勢動詞+具體名詞』整合，整體語義以物理屬性為主，並保留較明顯的動作事件痕跡。語言歷史來源與構式演化路徑對動名複合形容詞的語義形成產生重要影響。

關鍵詞：動名複合形容詞；構式語法；詞匯化；語義演變；漢英對比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英複合形容詞句法語義互動的歷時比較研究（項目編號：23BYY106）』。

一、引言

形容詞層來是語言研究熱點，前人圍繞形容詞的構式、語義、認知和功能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近年來，國內外語言學家也開始關注複合形容詞，但也多集中於整體層面，或是『形形』、『形名』等能產複合形容詞，關於『動名複合形容詞』的現有研究多集中於構詞方式或整體構式分類^⑪。隨後，研究視角轉向結構屬性。例如，顏紅菊從結構主義視角出發，考察了離心結構複合詞中的漢語形容詞類，其中數量最多的結構類為 VX（主要表現為 VN 式）和 AX^⑫。近年來，定量研究進一步證實了 VN 式的強勢地位。例如，尹會霞^⑬獲得九種漢語雙音複合形容詞分為數量排序為：AA>VN>NA>AN>AV>VV>NN>VA>NV，VN 式的出現頻率僅次於 AA 式，居於第二位。Adams^⑭將英語複合形容詞劃分為十類，指出『動名複合詞』在歷史上往往先作為名詞或動賓短語存在，其在定語位置上的表現本質上是句法短語向詞匯單位的固化。Bauer^⑮指出，雖然英語複合形容詞通常是向心的，但是『動名複合形容詞』往往是離心結構。綜上所述，『動名複合形容詞』是漢英共享的一類複合形容詞，且都多為離心結構，具有語言對比研究基礎。其形容詞詞匯化過程中，隱喻與轉喻機制是不可忽視的認知驅動力^⑯，但是對於其內部構件語義與單詞整體語義之間的互動，缺乏系統的漢英對比研究。

基於此，本文基於構式語法理論，結合語料庫數據，以漢英『動名複合形容詞』為研究對象，聚焦其語義，採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共時和歷時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深度剖析該類詞在漢英語言中的語義構成及其演變路徑。

二、研究設計

(一) 研究對象

本文『動名複合形容詞』專指漢英語言中一個動詞自由語素和一個名詞自由語素詞匯化而成的複合形容詞,如,『稱職』和 breakneck。

本文研究對象的確定主要分為三個步驟。

首先,以《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2016)《漢語形容詞應用詞典》(2009)《英漢大詞典》(第二版,2007)等工具書為基礎,對其中具有形容詞詞性或形容詞功能的複合詞進行初步搜集,並初步篩選出形式上符合『動詞性成分+名詞性成分(V+N)』結構的詞項。

其次,根據在線漢語字典^①和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②結合詞源釋義、構詞分析及相關文獻,對候選詞的內部構詞結構進行進一步確認,以排除非動名結構的詞項。

最後,借助 BCC^③、CCL^④、COCA^⑤、COHA^⑥、EEBO^⑦等大型語料庫,對候選詞進行實際用例檢索,重點考察其在真實語境中的形容詞用法,包括定語功能、謂語功能及程度副詞修飾情況等。對於僅表現出名詞或動詞功能、缺乏穩定形容詞用法的詞項,不納入最終研究範圍。

經過上述篩選與驗證,最終確定漢語『動名複合形容詞』96個、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29個,作為本文研究對象。

(二) 研究方法

參照朱德熙先生^⑧,對『動名複合形容詞』內部名詞進行語義角色劃分,如,受事、處所。同時,將名詞劃分為『具體名詞』(如『骨』、『neck』)與『抽象名詞』(如『責』、『charge』),前者多指向可感知、可占據空間的實體事物,後者則主要涉及抽象概念。參照董秀芳^⑨,根據動詞是否具有明顯動態性或物理接觸性,將動詞劃分為『強勢動詞』(如『刺』、『break』)與『弱勢動詞』(如『稱』、『tell』),前者主要指具有較強動作過程與物理操作性的動詞,後者主要指動作性較弱、更偏向心理、關係或狀態意義的動詞。參照 Dixon^⑩的形容詞語義分類框架,將所得『動名複合形容詞』的整體語義歸納為評價、物理屬性、人類品性、速度、維度等類型。

(三) 研究問題

本文聚焦兩個研究問題:

1. 漢英動名複合形容詞在構式演化過程中表現出哪些共性與差異?
2. 漢英動名複合形容詞內部構件的語義屬性與語義關係具有哪些特點,其差異反映了何種構式演化傾向?

三、結果與討論

(一) 漢語『動名複合形容詞』語義研究

漢語『動名複合形容詞』源於動賓構式,在長期形容詞化過程中,其內部句法關係與構件語義均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與重組,最終逐漸形成具有穩定屬性義和評價義的複合形容詞構式。下面從構件間語義關



係、構件語義特征以及整體語義類型三個層面,分析漢語『動名複合形容詞』的語義形成機制,考察其從動作事件向性狀表達演化的具體路徑。

1. 構件間語義關係

從構件內部的語義關係看,漢語『動名複合形容詞』中的名詞成分 97%可分析為動詞的受事(如『安分』),3%表示處所(如『在行』),具體數據見表 1。這與董秀芳^①所指出的漢語複合形容詞與句法構式具有較強同構性的觀點相吻合,表明漢語『動名複合形容詞』往往是在動賓構式基礎上詞匯化而來。

語義關係	數量	百分比
動作-受事	93	97%
動作-處所	3	3%

表 1 漢語『動名複合形容詞』內部語義關係分布

2. 構件的語義特征

數據分析顯示:漢語『動名複合形容詞』的『動詞成分』中 76%為弱勢動詞,其動作性比較弱,不表示物理過程,缺乏外部明顯可見的動作。『名詞成分』中 74%為『抽象名詞』,指稱的事物不占據確定的空間,具體見表 2。

語義類型	數量	百分比
弱勢動詞	73	76%
強勢動詞	23	24%
抽象名詞	71	74%
具體名詞	25	26%

表 2 漢語『動名複合形容詞』構件語義特征數據

以『稱職』為例,如《韓詩外傳》『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其中動詞『稱』意為『適合,相符』,不涉及具體的物理動作,動作性較弱。名詞『職』作為動詞的受事,意為『職務,職責』,表示一個較為抽象的概念,而非具體的物理實體。當動作性較弱的動詞,遇上非實體的抽象名詞,『稱職』在語義組合上就不再是表達一個實際的動作過程,而是轉變為描述一種靜態狀態—即主體的能力與崗位標準相匹配,如例(1)。在長期的使用中,這種『動作+受事』的內部構式逐漸融合,邊界模糊,動作語義不斷弱化,最終整體詞匯化為一個形容詞,主要用於對人的能力和表現進行主觀評價,如例(2)。漢語中,弱勢動詞和抽象名詞是動詞和名詞家族中非典型成員,它們構成的『動名構式』也是非典型的動賓構式,其句法關係容易被認知弱化,較為容易發生詞匯化。

例(1) 況一郡長吏,委寄非輕,若匪擇人,豈能稱職! (《宋會要輯稿》)

例(2) 兩個月內大林嫂作事情很順手……燒飯洗衣全稱職。(《申報》,1935 年)

語料中也存在少量強勢動詞和具體名詞。動詞成分具有較強的動作性,名詞成分指代具體客觀事物,但由其參與組成的動賓構式是在隱喻或轉喻的意義上使用的,因而整個詞具有了超出字面的含義。如『倒楣』,該詞源於明末江南地區科舉習俗中的方言『倒楣』,本義為『放倒門前的旗杆』^⑤。在其初始構式中,『倒』為涉及物理狀態改變的強勢動詞,『楣』為具體的物理實體,整個構式呈現典型的動態事件特征。在科



舉語境下,人們通過『以行為代結果』的轉喻機制,用『放倒旗杆』這一物理動作指代『科舉落榜』的不利狀態,初步削弱了其動作性,如例(3)。隨後,該詞通過隱喻機制向更廣泛的生活領域擴展,語義發生泛化,剝離了原有的具體物理情境,如例(4)。最終,沉澱為表達主觀評價的複合形容詞,如例(5)。

例(3)明季科舉甚難,得取者門首豎棋(旗)杆一根;不中,則撤去,謂之倒楣。今吳俗譏事不成者謂之倒楣,想即本此。(CCL)

例(4)這是兄弟運氣不好,偏偏碰著了這倒楣的事情。(CCL)

例(5)這人真是倒黴。(CCL)

3. 整體語義類型

下面分析『動名複合形容詞』整體意義所呈現出的特征。根據 Dixon^⑦的語義類別劃分標準,漢語『動名複合形容詞』整體語義存在四個類型:評價(如『超人』)、人類品性(如『霸道』)、物理性質(如『刺眼』)、物理維度(如『無邊』)。其中評價類複合形容詞占絕大多數,它往往不是客觀描寫事物屬性,而是對事物或人施加主觀判斷。具體數據見表3。

語義類型	數量	百分比
評價	64	67%
人類品性	23	24%
物理屬性	6	6%
物理維度	3	3%

表3 漢語『動名複合形容詞』整體語義類型數據

評價語義的產生通常伴隨語義漂白和主觀化過程。漢語中,許多原本有具體意義的『動名組合』複合後意義弱化,變為表達評價的符號。以『刺耳』和『奪目』為例,『刺』和『奪』原本都是動作性較強、帶有物理接觸的強勢動詞。當他們和『耳』、『目』組合後,原有的物理動作意義被磨損了。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聲音不可能真的『刺穿』耳朵,光線也不會真的『搶奪』眼睛。隨著具體動作語義的消失,動詞褪去了原有的動作過程,『刺耳』不再描述聽覺受損的過程,而是變成了評價聲音難聽或話語傷人的主觀語義;『奪目』不再表視覺上的爭奪,變成了贊美事物外觀出眾的正面主觀評價。

漢語『動名複合形容詞』中融入了大量概念隱喻和轉喻。這些隱喻機制本身就涉及經驗概念(身體感受)向心理感受的映射,促進了評價含義的產生。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動名複合形容詞』的評價意義可能固化,不再與原動賓構式含義緊密對應。這種語義泛化和從短語到詞的詞匯化演變,導致現代漢語中表客觀物理過程的『動名複合形容詞』很少(如『刺眼』),而以主觀評述為主(如『吃力』)。

(二) 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語義分析

與漢語『動名複合形容詞』在語義演化過程中不斷弱化動作事件、強化主觀評價不同,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在構件選擇與整體語義形成上表現出更強的事件保留特征。雖然同樣來源於動賓構式,但由於受到英語祈使構式傳統^①及複合名詞定語化路徑的影響,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往往保留較明顯的物理動作性與具體事件痕跡,並進一步發展出以物理屬性為核心的語義類型。下面同樣從構件間語義關係、構件語義特征以及整體語義類型三個層面,分析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的語義形成機制,並與漢語進行對比。



1. 構件間語義關係

考察構件間語義關係發現,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同樣源自動賓結構,且名詞在語義上多充當動詞的受事。具體構件間語義關係數據見表 4。

語義關係	數量	百分比
動作—受事	27	93%
動作—其他	2	7%

表 4 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內部語義關係數據

這一點與 Marchand^①的分析基本一致,他將這一構式定義為『祈使型複合詞』(Imperative Compounds),即原本用於指使某主體執行某一動賓事件,隱性主體可以是人(如 pickpocket)、動物(如 wagtail)、植物(如 catchfly)、事物(如 breakwater)。然而,盡管漢英『動名複合形容詞』構式在底層同屬動賓關係,英語的內部構件語義特征與漢語展現出截然相反的傾向,下面具體分析。

2. 構件語義特征

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中,動詞高度傾向於使用帶有明顯物理接觸的『強勢動詞』,名詞也多為表具體客觀事物的名詞,具體數據見表 5。

語義類型	數量	百分比
弱勢動詞	10	34%
強勢動詞	19	66%
抽象名詞	14	48%
具體名詞	15	52%

表 5 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構件語義類型數據

這一特征的根本動因在於該構式的『祈使源頭』。Quirk 等^②指出,祈使句通常只與『動態動詞』(Dynamic Verbs)連用,因為祈使的語用本質是要求聽話者去改變某個狀態,這必須是一個受意願控制的動態執行過程。同時,為了使指令具有現實可操作性,其受事實語常為具體的物理實體。以本研究語料庫中的典型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breakneck(危險的/極快的)為例,其在歷史上源於直接的動作描述或祈使短語,底層含義為『折斷脖子』,描述一個動態的強動作性物理事件,動詞 break 表示具有物理破壞性,實體 neck(脖子)是承受動作的具體存在實體,如例(6)。該類構式整體上更傾向於選擇強勢動詞,心理類或關係類弱勢動詞在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中相對較少(如 know-all)。

隨著歷時演變,這些高頻使用的祈使短語經歷了詞匯化進程,原始的句法特征會被凍結^③。現代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的『強勢動詞+具體名詞』偏好,本質上是早期嚴格句法選擇限制的歷史保留。在從動賓短語到形容詞的演變過程中,隱喻與轉喻機制是重要的認知驅動力。以 breakneck 為例,使用者通過『以結果代屬性』(RESULT FOR PROPERTY)的轉喻路徑,用『折斷脖子』這一極端物理後果去指代引發該後果的危險屬性,實現了語義重心的初步轉移。當 break neck 這一動賓構式被高頻置於名詞前作定語時,其所處的句法環境強制剝離了它的動詞述謂功能,如例(7)。在長期的語言使用中,語言使用者的心理詞典對其邊界進行了重新劃分,不再將其視為松散的句法組合,而是被整體認知為一個表征狀態的形容詞。至此,該構式徹底完成了從『動態動作』向『靜態形容詞』的形態與語義蛻變。

例(6) he shall chuse to go out of the road, as to fall into a pit and *break* his *neck*(EEBO)

例(7) he rode at a *breakneck* pace(COHA)

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的構件選擇不僅反映了其祈使式來源,也影響了其後續的語義凝固方向。進一步來說,不同構件組合在詞匯化過程中所保留的語義痕跡並不相同,這種差異最終體現在整體構式的語義分類上。具體參見下文分析。

3. 整體語義類型

下面分析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的整體意義類型。根據 Dixon^⑦的語義劃分標準,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的整體語義有五個類型:物理屬性、人類品行、評價、速度和維度。其中,物理屬性類形容詞占比接近一半,評價類和人類品行類各占四分之一,具體數據參見表 6。與漢語動名複合形容詞明顯偏向評價義不同,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更傾向於保留動作事件或物理操作所留下的語義痕跡,因此在語義類型上呈現出更強的『具象化』特征。

語義類型	數量	百分比
性質	12	41%
品性	8	28%
評價	7	24%
速度	1	3%
維度	1	3%

表 6 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整體語義類型數據

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呈現出的語義差異可以從其歷時演變路徑中得到根本解釋。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最初用於指代執行特定動賓指令的實體,也就是該動賓構式的施事。該類構式在指代對象上存在規律性的語義分化:當主體為『人』時,往往衍生出主觀語義色彩,如 *do-nothing*;而當主體為工具、設備等『事物』時,則更為客觀,如 *breakbulk*。在我們的語料中,大量表『物理屬性』的『動名複合形容詞』(如 *press-button*, *break-bulk*),正是源自指代客觀事物的祈使動賓構式。這一觀點符合 Adams^⑧提出的英語動名複合詞在歷史上往往先作為名詞存在指代人或物。由於英語允許名詞直接放在另一個名詞前作定語修飾,這類複合名詞長期處於定語位置,隨著人們的高頻使用最終演化為複合形容詞,但依然繼承了複合名詞階段的語義類型。源於工具設備的名詞,如 *break-bulk* 在充當修飾成分時將物理操作機制帶入形容詞語義中,從而固定在物理屬性類範疇。源於指代抽象事物或人類施事的名詞,如 *kill-time* 或 *cut-throat* 由於在複合名詞階段已經帶有強烈主觀貶義色彩,當其演化為複合形容詞時,順理成章地固定在價值評價或人類品性類範疇中。換句話說,英語『動名複合形容詞』的語義類型並不是在形容詞化之後才重新分配的,而是在其複合名詞/祈使構式階段就已埋下類型分化的基礎。

四、結論

本文基於構式語法及相關語義理論,對漢英『動名複合形容詞』的構件語義特征及整體語義範疇進行了系統的共時與歷時對比。研究表明,儘管漢英動名複合形容詞在底層邏輯上均同構於『動作+受事』的動賓句法關係,且在詞匯化進程中均依賴隱喻與轉喻機制的驅動,但兩者在語義演化路徑與最終的語義呈現上



存在顯著的跨語言差異,具體如下:(1)在具體的構件選擇與最終的語義落腳點上,漢英呈現出顯著的語際對立,漢語傾向於『弱勢動詞+抽象名詞』組合,其詞匯區別意義聚焦於主觀『評價』類。英語則偏好『強勢動詞+具體名詞』組合,其詞匯區別意義主要體現為客觀的『物理屬性』等屬性。(2)造成上述個性的根本原因在於兩種語言認知理據與歷史源頭的差異,漢語重在將客觀動作經驗映射為心理層面的主觀感受,通過初始動作意味的消解,促成內部句法關係的詞匯化;英語深受其『祈使動賓短語』源頭的影響,傾向於通過『以結果代屬性』的轉喻路徑,保留了事件的物理操作痕跡與具象化特征。

本研究在理論層面進一步證實了構件語義特征對複合詞整體語義類型的制約作用,豐富了漢英複合詞的跨語言對比與認知類型學研究。同時,本研究揭示的漢英動名構式背後的生成動因與認知機制,對於二語詞匯教學及漢英雙語詞典的編纂與翻譯也具有一定的實踐啟示。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受限於語料庫規模與取樣範圍,未能窮盡所有邊緣或低頻的動名複合形容詞;其次,本文主要聚焦於內部構件與整體語義的映射關係,未將語境壓制對語義動態生成的微觀影響納入考察。

注釋

- ① 漢語國學:在線漢語詞典,<https://www.hanyuguoxue.com/>。
- ②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https://www.oed.com/>。
- ③ BCC(北京語言大學 BCC 語料庫),<https://bcc.blcu.edu.cn/>。
- ④ CCL(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CCL 語料庫),<https://corpus.pku.edu.cn/>。
- ⑤ COCA(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
- ⑥ COHA(Corpus of Historical American English),<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
- ⑦ EEBO(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https://www.proquest.com/eebo/>。

參考文獻

- ① Hans, Marchand. (1969). *The categories and types of present-day English word-formation: A synchronic-diachronic approach*. Munich: Beck.
- ② Laurel J., Brinton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③ Laurie, Bauer. (1983). *English word-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④ Melanie, Bell. (2008). Réka Benczes, *Creative compounding in English: The semantics of metaphorical and metonymical noun-noun combinations*.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3), 549–552.
- ⑤ Mohamad Yahya, Abdullah. (2025). Creativity of compound adjectives in Shakespeare's *Hamlet*: A cognitive grammar approach. *Anbar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7(4), 18–35.
- ⑥ Randolph, Quirk; Sidney, Greenbaum; Geoffrey, Leech & Jan, Svartvik.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 ⑦ Robert M. W., Dixon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s.). (2004).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⑧ Sanel Hadžiahmetović, Jurida & Tanja, Pavlović. (2023). Noun compounds and adjective compounds in English. *Sc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2(4), 73–80.
- ⑨ Valerie, Adams. (1973).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nglish word-formation*. London: Longman.
- ⑩ 戴昭銘:《現代漢語合成詞的內部結構與外部功能的關係》,《語文研究》,1988年第3期,頁21–28。
- ⑪ 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 ⑫ 韓玉國:《現代漢語形容詞的句法功能及再分類》,《語言教學與研究》,2001年第2期,頁47-54。
- ⑬ 黃偉、戢滕好:《基於歷時語料庫和詞向量的漢語形容詞功能演變研究》,《當代語言學》,2026年第28卷第1期,頁80-97。
- ⑭ 羅瓊鵬:《論形容詞的維度》,《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53卷第5期,頁151-157。
- ⑮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版。
- ⑯ 顏紅菊:《離心構式複合詞的語義認知動因》,《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頁91-97。
- ⑰ 尹會霞:《認知和類型視角下漢語複合形容詞的強勢詞法模式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2019年第5期,頁103-112。
- ⑱ 周統權、顧秀林、周思若:《漢語多重形容詞共現的認知機制:來自眼動實驗的證據》,《語言科學》,2025年第24卷第2期,頁113-131。
- ⑲ 朱德熙:《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 ⑳ 文旭:《文化認知語言學初探》,《外國語文》,2024年第5期,頁1-16。

(Editors: LIU Rong & LI Ruobing)